

“思想通、屋里空”这句话对吗？

曹 德 昭

在最近社里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，刘世潮同志谈到带头问题时说：“思想通，屋里空。”意思是誰带头誰吃虧。几天前，我們生产小队的干部在研究今年的包产指标和密植问题时，有的同志又引証了他这句话，認為包产不可先进，密植不及稀植。从这两次會議的情况来看，具有“思想通、屋里空”这种思想的干部是为数不多的；但它毕竟还有市場。既然如此，对这种思想加以探討就不是多余的了。

“思想通、屋里空”的另一說法当然是“思想不通、屋里丰”了。事情果然是这样嗎？檢驗思想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客观事实。現在我們就来看一下事实吧。

对于曾經一度緊張的粮食問題就有“思想通”和“思想不通”的两部分人。思想不通的人埋怨“思想通”的干部“放空炮”，向国家卖了粮食，把自己“屋里”搞“空”了。因此在思想上抵触、在行动上借故“掉工”、在劳动时疲疲塌塌。然而真正思想通的人却是另一种状态，他們眼光远大，認為“多卖些粮食支援国家建設是應該的。”因此心情舒暢，干劲很大。可見思想不通，疲疲塌塌；思想一通，干劲就大。究竟是干劲大使得“屋里空”，还是疲疲塌塌使得“屋里空”呢？这个答案不是很清楚嗎？

去年，我們灣里三个生产小队稻谷的平均单产量，最低的是620斤，最高的是755斤。在討論今年的包产指标时，思想不通的人認為：去年包产包高了，吃了虧，今年再不能吃这个虧，于是提出了一个爭取指标：500多斤。思想通的人却認為：今年生产的有利条件比去年多，指标應該比去年高，搞它个700多斤是办得到的。試問：是700多斤使“屋里空”，还是500多斤使“屋里空”呢？这个答案不又是很清楚的嗎？

談到密植，当然不是越密越好。可是思想不通的人，一反其道，認為越稀越好。只有7×8寸、8×9寸才合乎老規矩。思想通的人說：今年栽秧，密度定为4×5寸、5×6寸是适当的，是能够增产的。倒底是8×9寸打的谷多、还是5×6寸打的谷多呢？这不又是清楚的嗎？

看了上述事实后，我們很自然地得出这样一个結論：“思想通，屋里丰”是正确的；“思想通、屋里空”是不正确的。

所謂“思想通”，我想它本来的意思是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；正确体会、接受、执行党的政策、指示；承認并支持新鮮事物……。一句話：坚持真理。而坚持真理，我們獲得的永远是“屋里丰”，决不是“屋里空”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有的人从“思想通”得出了“屋里空”的結論呢？

在回答这个問題之前，先要解决一个小問題：什么是“屋里”？那些思想不通的人所說的“屋里”，或者是他的小家庭、或者是他那个灣子、至多是他那个生产队。对于思想通的人来说，“屋里”就是包括个人在內的集体和包括本单位在內的國家。因此，同是“屋里”，却有大小、內外之分。思想通的人首先看到的是“大屋”，而且自覺地把自己放在“大屋”之內，因此感到“丰”；思想不通的人首先看到的是“小屋”，而且自覺地把自己摆在“大

屋”之外，因此感到“空”。可見思想上的“通”与“通”决定看大小之分、内外之别、“丰”“空”之異。这是被不同的观点立場决定了的。

由于观点立場不对头，思想不通的人不仅只看到局部，看不到整体；而且只看到旧的，看不到新的，只看到过去，看不到将来。墨守老規矩，拒絕新創造；迷惑于現象，抓不住本質。这是他們的思想特征之一。比如去年我們社里搞試驗田，把一石八斗田的粳稻撥在二斗田里，到秋收时，这块高产田来了个彻底的低产——顆粒无收。这块試驗田的确是失敗了。但对这件事有两种不同的态度：大部分人認為，这次失敗是由于不根据本地情况、机械地搬用外地經驗造成的。因此，失敗的原因不是試驗田，而是主觀主义；要反对的不是試驗田，而是主觀主义。但是思想不通的人自認為抓住了一条反对試驗田的小辮子，在那里大肆宣揚其“失敗論”。說什么干部思想通，办了試驗田，失敗了；如果思想不通，不办試驗田，就不会失敗。他們反对的不是主觀主义的作风，而是勇于創造的精神；他們坚持的不是科学分析的态度，而是右傾保守的思想。因此，一到我們的工作出現了某些局部的、暫时的困难和缺点并对之加以糾正克服时，他們就要顛倒是非、歪曲本質，認為在某些試驗田的失敗問題上，我們不是吃了錯誤的虧，而是上了真理的当。因此，我們反对的是錯誤，而他們抵制的却是真理。

由此可知，“思想通、屋里空”这种思想的階級根源是資產階級的右傾保守思想，是新条件下的自发資本主义傾向；它的認識論根源是主觀唯心主义的片面性、表面性；它的危害性是贊美因循保守、抵制革新創造。結果是有利于“屋里空”，而不利于“屋里丰”。

为了“屋里丰”，必須“思想通”。这就是我們的結論。

1959年5月20日紅安